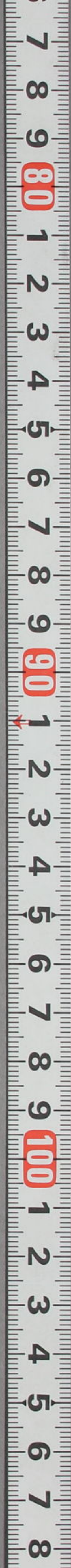


Red circular se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上海圖書館藏
Rectangular label with handwritten text: 1437
Small symbol below the number: 8





字

韓子迂評卷之十一

何彖校

外儲說左上

凡六節並連類比物隲括成文其詳在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王之以獨知也。

康氏山披

韓子迂評卷之十一

一

是與 康阜寫

約攝精簡
此畫工縮
地法

一句為一
義如織珠
細玉串成
八寶

二人王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弄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織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采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闊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誦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

厚

也不可

收拾成一
片

三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

得車厄也。衛人佐戈也。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

无精約

中

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年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鏹。此三士者。中章胥已叔向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脩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

也。韻會周曲

東天山波

一 諸子近評卷七

三

余唐

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主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

授之以鄭簡朱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

不責誠。而以躬親泣下。且為下走。睡卧與夫揜。

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

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



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

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

主表信。如魯子殺彘也。患在厲王擊警鼓。與李。

悝謾兩和也。曰。墨子。魯。其。其。其。

右經

傳一 凡五事皆言學士 必子賤治單父。有宥見。

之曰。子何懼也。宥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

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宥曰。昔者舜鼓五。

為吏者法

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

嫁女喻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

字

鬻珠喻亦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積。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賣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巧而無用之喻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
 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
 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
 石之任，致遠力多。又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
 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
 為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
 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



叙事斬斷

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

勸力之歌過者不顧 用力深也

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

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

功多

五寸射稽二寸。

入堅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
 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
 功也。

傳二

凡十一事皆言 虛詞無實用

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

棘刺刻削
喻學者辯
雖微妙無
實用

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有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



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為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端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

持白馬非馬也之說而服齊稷下之辯者及乘白馬而過關則馬之黑白是非明矣言虛詞易勝考實難欺射喻虛談則易試之則難

之舍取之。因逃。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夫新砥礪殺矢。發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



警語
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

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

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

客有為周君畫策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策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

畫策喻

言不明也

赤黑色

字

蓋可照視而不可陳觀如今皮

燈

之望見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策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策同。

畫鬼魅喻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對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

陳氏山皮

一掃子狂評卷上

九

堅瓠喻務
光下隨鮑
焦黑翟之
類

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椽以撓。椽任

屋喻



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誦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必不壞。匠人誦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

弓喻

陳氏山坡

諸子正平卷七

七

能

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乃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總上兩喻作斷案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不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

字

愈多愈繁

愈重複愈

有味愈不

厭妙在曲

折

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

嬰兒喻

戢然至日晚必歸饕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皆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傳三

凡十
六事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

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謂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已。

父子喻相
為則相怨

厚

傭工喻自
為則相和

二喻貼人
情切事理
此人全不
迂闊

也。夫賈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也。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耕者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

東天山巖

常平卷一

七

升

三段為一章

三事皆借名與師

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異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

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

楚伏。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起吮疽而母泣者以本心少恩故也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東天山皮

諸子評卷十一

七

余唐

先王之賦
頌鍾鼎之
銘皆此類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
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秦昭
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
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
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蓆蓐捐之。手足胼
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
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

此與左氏
少異

字

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蓆
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
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
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
惡也。而况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
社者。攜榘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
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
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服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

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襪麾之。鳥驚而



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釀，則唾之，亦効唾

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効善，則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

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鄴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字

愚而好信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傳四 凡五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曰：中牟

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

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叔向御座，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嚴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佞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

言貴虛名
而忘實用
者可亡也

複句

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傳五

凡八事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

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

早

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即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紫衣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即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

東武山段

大書子正平卷上

錄

涼

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竿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

反。三年不變，民無肌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

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

必躬必親之病

字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經曰夫不明分而以躬親蒞下且為齊景公之下走魏昭王之睡卧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園水園。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傳六

凡八事皆論信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

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
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
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
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
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
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
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柰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

字

信名。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息。信
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
遠者歸之。

二事皆不
失信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
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魏文侯
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
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

康

第

卷

周令

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
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
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
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
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
教也。遂烹彘。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

早

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
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
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

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
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
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
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

東

卷十一

三

彩

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言。因事關市以金。關市又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右傳

十一卷終

早

韓子迂評卷之十二

何休校

外儲說左

比類整飭
可誦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明危逃子臯。以功受賞。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履橋。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

二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

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主之相陽
虎。哀公問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不易朝燕之
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總後數事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

堯不治，夫為門而不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

以產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

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犀不用玉璧。西門豹請

缺文

早

復治。鄴足以知之。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胡危子

榮衣。子綽左右畫去。蟻驅蠅。安得無桓公之憂

索官。與宣王之患。驪馬也。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

則臣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

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而出入之容變。陽虎

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也。失主術。朋

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

東六山

卷十三

七

立

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
詳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
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梁
車用法而成侯。苾璽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右經

一傳凡五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
所跣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



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

門。跣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

子臯問跣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跣子
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
我何以得此於子。跣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
之。不可柰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
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
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

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二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傘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三

秦韓攻魏。昭郊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

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

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

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

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

猶○贏○勝○而○履○躋○。○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

也。

四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

平量者也。更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五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趙襄主力士。

與中牟徐子角力。不啻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

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

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

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

室周為襄王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

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



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一傳二

凡五事論人君用人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群臣曰。寡

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

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

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

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

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

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仲之

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曰
二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王者不恃其不我畔也

一恃吾不可畔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三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

此和臣觀望之言

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四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

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一傳三

凡七事雜記人君好士

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鞶係解。

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二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所侮也。材輕寡人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季孫好士。終身莊。宮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

適懈。有過失。

暫廢其矜莊也。

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

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四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

服與坐者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

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

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

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

與居。在所與謀也。

五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

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

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

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菰

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

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

果菰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

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六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

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履以

履之。履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履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

履又當美衣又當美不妨義之本也

七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

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

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

甲

地。今西伯昌人。臣也。脩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

患。其必昌乎。夫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必誅

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

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八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

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

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

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

此段似春秋時文

東

卷十一

七

余唐

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卑敬。

傳四凡七事雜論人君用臣 鉅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字

二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

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

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

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

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

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

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

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

豹言可為悽懷，惟如是此良吏之所為泣也。

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

遂不受。不受對所納之璽也

三。齊有狗盜之子。與別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

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

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

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四。五。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

四 富貴 逐臭人慕 蟻慕肉蠅

字

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六。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

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

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

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七。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

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

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
墾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
三軍既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
以為大司馬。犯顏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
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傳五凡十事皆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
雜論人臣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
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

早

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
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
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
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
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
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
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
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

獻伯之儉
可以勸民
何必以法
繩之也

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
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
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繫
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
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
國之上。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為仲父。孔子聞
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

置鼓而歸。曰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

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

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

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
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
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

虎所樹者魚豈三人齊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

樹。余素慕高才，而所見大夫，其命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

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舍就賓位，其無私德者，此平公問叔向曰：群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令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主也，不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奉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字

傳六

四事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

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十二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三

何荝校

外儲說右上

一合勢二行道三除患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况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也。如駕鹿。薛公

知之故與二樂傳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王之牧臣也說在畜焉

二人主者利害之軛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傘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之宥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

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傳一凡五事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皆焉不變。則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



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官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施惠於民也。不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

前後二事

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

此下說田氏事

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加貴於海。君重歛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

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氏之德而民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

逐獸喻

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損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能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

善持勢者在得民心景公已失民心矣馬能持勢此論不當

早

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績。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王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康

正平

五

周

二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買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

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

以見齊君
有民而田
常不得擅
愛禁之易。

生况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三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齋華。

士。昆第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

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

太公無此
事特設言
以黜游民
耳

字

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第二人。立議曰。吾不

先秦戰國
人作文不
肯減字減
句喜往返
喜復句蓋
自一種味
也如今對
人談愈詳
愈明若左
氏檀弓殊
簡切上古
之文尤簡

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

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

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

馬喻良馬不用與無馬同賢士不用亦何貴士凡譬喻後就說正意就將譬喻內字眼動入正意內

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

字

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

雖臧獲不託足以施其軫也。

四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

鹿喻
喻其清切

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

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

不相也。

五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

樂子

此段事蹟
文義俱奇
警

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

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

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

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為

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

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且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

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

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

敘事縝密
矩度森然

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
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
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競
勸而遂為之。斷案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
而害不得生。况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頷。
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
令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
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報公惠之。故長公曰

此喻甚奇

一

傳二凡七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

六慎奇特之句

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
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

申子言六慎

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

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
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
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二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

康氏山波

韓子正評卷三

廿

云

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韻會云危懼也與慄
同。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然則為天下何以為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

將何以不自為廩乎。聞之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三 國牟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四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悅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以先告客。以為德。

五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

中

人臣之巧
于何君而
得君之情

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六 甘茂相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

早

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宄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擢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

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
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
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
是樗里疾已道允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
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
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何道
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
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

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
入諸侯矣

此見犀首之智也

七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

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

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

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

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

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

卮

卮喻人主
漏言

卮喻極妙

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
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
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
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
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
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
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

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可以為天

下王

一傳三凡七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

酒喻一事而三喻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

其所知。問長者。揚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
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
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

狗喻

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

鼠喻

鼠喻

鼠喻中有
狗喻中
帶鼠文勢
相盪

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已者必利而不為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謂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

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中庸

二

此戰國之訛言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三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軻。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必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馬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

回

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茅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茅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茅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戈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茅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戈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漢張什之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

子勿復過

四

母子喻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窺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窺也。論其親

先以母子
事宛轉言
及君之左
右

極宛轉
極曲折

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雖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

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見疑天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教歌之法

五

起之少恩宜乎不得其死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

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吝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六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其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爲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

早開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柰何。狐子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

言欲得民之死。在法必行。

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灋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况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罍。罷朱圍。還與荆人戰。

字淵

城濮。大敗荆人。遂爲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七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

文勢如連環

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聖白所愛，是猶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髀曰必解左髀去患，右髀必不聽，則心不下，又由共

十三卷終

